



## 天鹅

## 沙漠杨柳

□陆海滨

当我站在茫茫戈壁,放眼望去,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沙丘,高低起伏,就像是大海的波浪,波翻浪涌。但是此时风平浪静,一切都静悄悄的,沙丘就像是大海扬波的镜头被定格了一样,动感十足地停在那里。

再仔细放眼观瞧,这沙丘上面有草,有树,看來是治理的结果呀!这时我才注意观察沙丘边上的树木:这些都是什么树呀,如此特别?

我一路走去,准备和他们来个亲密接触,走到跟前一看,不禁大吃一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树竟然就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杨树和柳树!

在我的印象里,杨树是那样挺拔俊秀,高大帅气,是那样阳光,就像北方雪国的男子汉,充满朝气,充满力量;柳树是那样婀娜多姿,媚气十足,柔美如江南水乡的美少女,软语温存,风情万种……

而眼前的杨树和柳树却让我一时不能辨认,看上去不但外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就是体型也完全不一样了!

你看那些杨树树身矮矮的,并不壮实,明显给人营养不良的感觉。皮质也不再光滑,丫杈权枝长出许多枝桠,既像一个落魄的贵族公子,东奔西跑,流浪江湖,弄得脏兮兮的,不像样子;也像是一个帅哥身陷囹圄,头不梳,脸不洗,胡子拉碴的,给人的感觉是身心饱受摧残……

但是还好,感觉恶劣的环境并没有摧毁杨树的意志,虽然生活艰难,环境恶劣,虽然他蓬头垢面,风光不再,但是那根傲骨还在,他还昂着头、挺着胸,倔强地仰望着蓝天,尽力向上生长着,和恶劣的环境对抗着、拼搏着……

你再看那些柳树,不但姿态不再婀娜,温柔尽失,而且境遇比那些杨树还要凄惨。也许是因为相比之下柳树多了一些似水柔情的缘故,所以似乎遭受到的打击和摧残更大一些、更加严重,已经失去了枝条和树叶,就像是美少女被强行剥去了满头秀发!也许是为因为少女的拼死挣扎反抗,也许是那剃头的根本就是个二五子,所以有的地方还剩下几绺头发,稀疏的枝条在风中摇曳……

这稀稀拉拉的枝条似乎是在不断地向人们诉说着,表明自己曾经的美人柳身份!再仔细看柳树的身体,更是让人惨不忍睹,到处凸凹不平,疙疙瘩瘩,就像是人的身体被乱刀捅伤愈合后,留下的满身疤痕……

由此可以想见,那风刀火剑是多么无情,日夜不停地肆虐着。柳树不但浑身上下伤痕累累,而且疯狂的风沙似乎还要把柳树摔倒在地一样,身体被严重地扭曲了,有的几乎要趴在地上了,但是她依然坚持着,仍然站立着……

眼前的沙漠杨柳虽然已经被风沙摧残得面目全非,失去了昔日的风采,甚至可以说有些丑陋不堪了,但他们以柔弱的身躯不屈不挠地抗争着、拼搏着,能存活下来就已经是奇迹了,更何况他们挡住了漫天风沙,减少了暴风沙尘的肆虐,我们还苛求这些沙漠杨柳什么呢?

湖畔路边的依依杨柳带给人们的不仅是赏心悦目,而沙漠杨柳带给我们的却是深深的敬佩和心灵的震撼!

对这些长相丑陋的沙漠杨柳,我竟然生出了一份深深的情、浓浓的爱了!

## 书人谭宗远

□杨栋

收到谭宗远兄寄来的新书《文人影》,当天就坐在小城街头读了一次,我的小城号为“慢城”,街头长椅上尽是退休的老人在闲话,环卫女工在扫街,红尘闹市,银杏垂绿,碧圃花栏,清风过耳,是最适宜让人独享秋日读书之趣了。

宗远兄来过我的小城,他很欣赏这小城的清幽,他书中的文字也恍如这秋日小城,没有红艳千般,风情万种,有的是淡泊情怀,温馨笔致。他笔下的文化人们一个个不趋炎凉,人格独立,仁心慧性,侠肠骏骨。三城楼阁半沈烟,雨霁春华斗妍。京华藏龙卧虎之地,文人们的俪影穿杨拂柳于宗远的书中,轻描淡写于谭兄的笔下,叫人心会,也让人意远。

宗远兄是个大爱书人,他说:“我生在一个寒素的平民家庭,父亲写得一手好字,却只有高小文化程度;母亲的文化也不高,勉强可以读报。这样的家庭是不可能有多少藏书的,只有一套《古文观止》和《红楼梦》,都是线装书,有函套。还不到我能读懂它们的年龄,母亲在一个早上,把它们统统送进了炉膛,化成了灰烬。我现在能想起的,是这套《红楼梦》的第一本每页全是绣像,每个绣像旁边都有图赞,如‘贾宝玉赞’、‘林黛玉赞’。这套书今天恐怕要值不少银两了。”

他参加工作后,和书结了不解之缘,16岁到兵团后,他进入了第一个看书高潮。那时书很少,可是他的求知欲却很旺盛,凡是带字的就想看。有一本没头没尾的《李白诗选》,在他手里呆了一礼拜,让他记住了“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的句子;他在文章中记过:“连里有个人姓焦,有一箱子书,秘不

示人。我听说了,就主动接近他,向他保证绝不弄坏,绝不弄丢,绝不转借别人,终于得到了他的允许,打开了箱子上的锁,让我见识了艾芜、沙汀、吴组缃、张天翼、骆宾基……的小说,他也成了我的朋友,直到今天我们还保持着友谊。兵团7年,我真读了不少书,大至马列著作、《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父与子》、《杰克·伦敦传》、《奴隶制时代》,小至薄薄的《金蔷薇》、《花城》、《拾穗小札》、《爱情诗》……最难忘的是一本《绀弩杂文选》,竖排本,没封面,书品极差,却让我读得如痴如醉。我和焦姓朋友谁都不清楚“绀弩”是谁,还以为他早已不在人世了。许久之后才知道此公姓聂,不仅活着,而且文笔依然那么有锋芒。”

宗远兄说话嗓门洪亮,底气足,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不咬文嚼字,正如他的文风,不露斧凿痕,用直白的语言娓娓道来。我认识他时是北京朝阳区文化馆《芳草地》杂志主编,杂志雪白的封面上,有著名书画家黄苗子先生题写的刊名,黄老的字有伊秉绶风味,横平竖直,古朴可爱,配上精美的水印画,黑白分明,格外醒目,异型的方形开本,又玲珑剔透,这本“微杂志”是北京朝阳区文化馆的品牌,从采访、约稿到编辑制作都是谭宗远一个人。但他办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他也是个重情义的人,一次我到北京,他和妻子陪我跑了一天圆明园和现代文学馆,临走,他指着办公室书架上的书让我挑选,我选了十几本,他帮我打包。正好包头冯传友也来了,他又让他也挑选,他也选了一包。我说再来一个人,你的书架就空了,他笑着:“书就是让大家看的,不爱书的人,你送给他也

不要。我说:“谭兄你的书我喜欢,你的书不拿架子,我网购了你所有的书。”他老了更爱书,说:“特别是近十几年,我和书的关系更是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睡前看书,如厕看书,出差看书,连电视都不常看,当年结婚时,我的书只够填满一个小书架,现在十个书柜还装不下。”他写的书也都是记书人书事,《卧读偶拾》《风景旧曾谙》《寂寞的缆绳》《文人影》,文字简洁而朴实,记述白描而温暖。

除了精心耕耘《芳草地》,谭宗远近年来还参加各种群众性的文艺演出。演过小品、电视剧、话剧等,每次饰演的角色都形象生动,让人喜爱。前些年他曾专程来访问我的“梨花楼”,给我带了北京烤鸭、北京花茶,我向他赠送了日本作家团伊久磨的新书《烟斗随笔》,并和他浏览了我的小城,小城边上的沁河。在沁河边他躺在河边的草地上,天真得像个小孩,说:“这里的天空多好,这里的空气多好,杨栋你为我在这儿买个房子,我真不想走了。他也看了灵空山、七里峪等景点。很是激动。我的家乡是山区,古代号为中镇霍岳,是大林区,所以生态是很好的。

他曾在文章中写过:“我不是专家学者,不为研究什么课题,更不为附庸风雅,我看书纯粹是一种爱好、一种习惯。我不是聪明人,有人能从书中学到很多东西,把这些东西变成自己的血肉,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我不成,我读书遗忘的要比记住的多得多。但我愿意这样读下去,直到疾病或死亡迫使我不得不放下书本的那一天。因为只有阅读,才能够让我脑筋开窍,明白事理;也只有阅读,我才觉得生命的充实和有益。”

## 兴安岭上的鄂族村

□撰文/摄影 胡世英

在大兴安岭的北坡,呼玛河的下游,去往十八站林业局的那条公路旁,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村落,它就是塔河县十八站的鄂伦春族的新村落,人们也叫它鄂族新村。

老远看去,新村在一片绿色的簇拥中呈现着优美的轮廓,它身后的远方横亘着无边无际的山脉,它的上方是湛蓝的天空和洁白的云朵,前方是挺直的白桦和樟子松掩映的那条漫长的公路,这里天蓝、水清、林多,草绿,山峦叠嶂连绵起伏,好一幅恬适和谐温馨的生态风光,像一幅清丽恬淡的水彩画,把这鄂族新村点亮了起来,看着它的外表,不难揣度它的那些特色。

果然有特色。随着汽车停在村旁,我们走进了新村,闯入眼帘的完全是一种新鲜的感觉。只见村头那个开阔的广场,依楼而立的是个硕大的“撮罗子”造型,它是鄂伦春族最早的生活摇篮,鄂伦春人的祖祖辈辈曾在这里繁衍生息,这里有他们磨灭不掉的记忆,它是鄂伦春人的永久纪念,看到它自然会想起鄂伦春人的生命足迹。广场正中很有特点,十几个图腾柱,五颜六色,雕刻豪放,围着那根粗犷的“山神树”环绕而立,显示出了鄂伦春人的习俗文化也是意蕴丰富、十分厚重的,看着它,有一种源自天然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仿若在早先大山里的鄂伦春部落前行走。广场的两侧不失大气,落满了清一色大玻璃窗的建筑,看上去挺现代,也显雅致,他们说,这些样式好看的房子都是用来作商服的,发展乡村大旅游不能没有它。走在这个长而宽的硬化广场上,端详着村头这一派既近乎古老又近乎现代而又颇显民族特色的景象,不难看出鄂族新村未来发展的前景。

这时,闪烁在眼前的是道悦人眼目的鄂伦春舞蹈的风景。就听这广场中心荡漾着欢乐的旋律,随着旋律起伏着翩翩舞姿,他们像雄鹰像烈马一样,在蓝天飞翔,在山岭穿梭,在森林奔跑,动作铿锵有力,舞姿变化曼妙,那身色彩缤纷的服装格外耀眼。这些鄂伦春族的姑娘和小伙,都是村里的年轻人,他们是为庆祝鄂族下山定居六十五周年在排练节目,看着他们那股激情很容易想到鄂伦春族那种炽烈的风情,猜度出他们过上安康祥和生活的喜悦心情。

也许是向客人们展示鄂族的风情,村里的不少老人也都穿上了华丽的鄂族长袍,戴上了五彩缤纷的头饰,坐在那儿谈笑风生。她们的面孔如沐春风,个个都显得慈祥和善,我觉得这是鄂族风情中最美的风景。我走过不少民族地区,看过不少民族村寨,像鄂族老人这般状态并不多见,她们身上有一种底蕴,显然是那亮丽的一族。

村中的规划建设井然,一条条小路,尽管不宽,但都是水泥路面,干净平整,路边长满了绿植。走在这条小路上,最打眼的是那两家一栋的民房,还有那一家一个的绿色院落,有

纵有横,纵横几排,齐齐整整,煞是壮观。特别是那房子的门脸儿,看去有些别致,它的造型和外墙的彩绘,有俄罗斯的风格,飘荡着一种浪漫的感觉。村民说,这房子和院子虽然不大,却够用,能住上它就得感谢政府,没有党和政府的关怀,哪有鄂伦春族这么好的光景!他们从内心感恩感动,说起这些都感慨连连。

其实,这已是他们第三次大迁居了。第一次大迁居,是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他们走出了那片大山,离开了茫茫森林,告别了狩猎生活,下山定居。从那时起,他们收起了猎枪,离开了马背,拿起了农具,开启了农耕,过起了定居的殷实日子。第二次大迁居,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他们又由散居的村屯统一搬迁到了十八站的鄂族老村,生产生活条件显然有了新的改善,鄂族人家的日子过得愈加红火。这次大迁居是2013年,整个老村的160多户500多口鄂族人家,再一次乔迁到了现在的这个新鄂村,属这次迁居变化最大,一切都是新的,标准也是高的,就连过去的中小学校也都修葺一新,那天我到学校还参观了一把,窗明几净,内外宽敞,双语教学的条件和环境均在上乘,这些都说明党和政府对鄂伦春族关怀厚爱多多。三次大迁居,三次大变化,如今的新鄂村已经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

历史上被称为高山森林民族的鄂伦春人,早已结束了那个时代的传统生活方式,多少年前,他们就转换了脑筋,转变了观念,转变了生产生活方式,搞农业生产,搞多种经营,搞在外务工,已经成了他们的拿手戏。这些素来性格豪放的鄂家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重勤劳智慧的砥砺,注重学习文化,学习技艺,他们善良朴实,为人敦厚,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他们中间涌现了不少好人。那天,在村东头的一户张姓鄂族女主人家,我就心生感慨。

她家有五口人,三个孩子有在外打工的,有上学念书的,她身材矮小,身体欠佳,然而面对家庭拮据的状况,她和她的汉族丈夫没有被负担压倒,反而有种豁达乐观的心怀。她自强不息,搞了不少手工艺品,手法还算娴熟,说起她的生计算盘,都还算靠谱,不仅脸上愁容少,而且还笑声朗朗。她说,她们鄂族人特别是女人们做起那些民族手工艺很拿手,她期待村里的旅游业快发展,这样她就会做更多的事情。我看她的眼神里有种满满的信心。

其实,在这鄂族新村里像她这样有信心期待的鄂族人还多得很。他们的村干部,他们的年轻人,他们的老年人,几乎都有这样一种求发展求致富的强烈愿望,尤其是他们的孩子们,知道了读书改变命运、改变人生的意义,他们渴望求知。我想,有了这种强烈的愿望,再有好的思路和能力,什么样的愿望都会实现。埠外的那些民族特色小镇不都是这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吗?鄂族新村的明天肯定会更美好。



王俊平漫画《老妻老狗老酒》

活力的场面。她说她爱死了冰雪,爱死了这座城市。临走的时候,她脱掉了羽绒服和帽子,躺在厚厚的雪地上,拍了一张照片,在朋友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看着她举起的照片,我这个“当地人”一时语塞,怎么也开不了口说,其实冰天雪地是我一直想逃离的地方。

有一年假期,通过社会实践认识的一个姐姐,一定让我帮忙带点特产给哈尔滨的朋友,我充满了期待,加上离开父母的管束,刚上大学时,我像是一只脱了笼子的鸟,快活得不得了。第一个寒假回到家,我还在嫌弃大棉袄和二棉裤。

因为脚受了伤,只能向学校告假,在家中休养一段时间。大多时间是把脚架高躺在床上,看看书,看看电脑,一连几天实在憋闷,我一瘸一拐地走到阳台,三月的阳光真是不错,索性打开窗户,裹挟着寒意的春风顿时袭向猝不及防的我,当他们飞奔到那里的时候,商场已经关门,就在已经绝望的时候,一对夫妻上前问他们是不是找东西,他们一直等在那里。包里有家人的身份证件,真的落在了哪里,先是一个好心的出租车司机不厌其烦地拉着他们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找,到晚上快十点的时候,他们几乎放弃了希望,突然想起在一个商场里的店铺,孩子在那儿吃了一碗酸辣粉。当他们飞奔到那里的时候,商场已经关门,就在已经绝望的时候,一对夫妻上前问他们是不是找东西,他们一直等在那里。包里有家人的身份证件,真的落在了哪里,先是一个好心的出租车司机不厌其烦地拉着他们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找,到晚上快十点的时候,他们几乎放弃了希望,突然想起在一个商场里的店铺,孩子在那儿吃了一碗酸辣粉。

当他们飞奔到那里的时候,商场已经关门,就在已经绝望的时候,一对夫妻上前问他们是不是找东西,他们一直等在那里。包里有家人的身份证件,真的落在了哪里,先是一个好心的出租车司机不厌其烦地拉着他们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找,到晚上快十点的时候,他们几乎放弃了希望,突然想起在一个商场里的店铺,孩子在那儿吃了一碗酸辣粉。

今年的春晚分会场设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看着孩子们拿着糖葫芦啃着冰棍儿,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那是在瑞雪纷飞中挥洒着笑声的童年。然而,我却渐渐地忽略了家乡的美好。妈妈说得对,有一天,我真的会想念这座四季分明的城市。这里春天有桃花盛开,夏天有波澜壮阔的松花江,秋天有金黄的落叶铺满路,冬天有银装素裹的童话王国,一年四季都有着善良、热情、真诚的人们,这就是我的故乡,是我土生土长为之自豪的家!

今年的春晚分会场设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看着孩子们拿着糖葫芦啃着冰棍儿,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那是在瑞雪纷飞中挥洒着笑声的童年。然而,我却渐渐地忽略了家乡的美好。妈妈说得对,有一天,我真的会想念这座四季分明的城市。这里春天有桃花盛开,夏天有波澜壮阔的松花江,秋天有金黄的落叶铺满路,冬天有银装素裹的童话王国,一年四季都有着善良、热情、真诚的人们,这就是我的故乡,是我土生土长为之自豪的家!



龙江故事来稿请寄:a84655106@163.com

## 《红楼梦》中的清明节

□胡永杰

具有“百科全书”之称的《红楼梦》对中国的岁时节令有着浓墨重彩的展现,于觥筹交错、赋诗和乐之中,尽显诗情画意、人情风貌。清明节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又与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的红楼中人,咏物言情,思亲怀人,他们之间的两情相悦、惺惺相惜、志趣不凡,都在清明节中有所凸显。

清明节的历史源远流长,约始于周代,距今已二千五百多年,为扫墓祭祖之日。清明祭祀是一种“礼”的体现,人们在敬忠于先祖,传承了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孝”文化,这恰恰与《红楼梦》开卷的“富而好礼”相得益彰。在《红楼梦》“杏子阴假凤泣虚凰、茜纱窗真情感痴理”这一回中有这样的描写,“可巧这日乃是清明之日,贾琏已备下年例祭祀,带领贾环、贾迎、贾兰三人去往铁槛寺祭烧纸。”尽管对此作者一笔带过,没有繁复的细节描写,但是贾家这样的世家大族,既然选择铁槛寺作为停灵办丧之地,同族人必然会沿袭清代的清明礼俗,

等等一系列亲近自然的活动带给了人们更多的是欢声笑语,《岁时百问》中的“清洁而明净”便跃然纸上。在《红楼梦》的第58回,自由不羁的宝玉偶遇到藕官儿,见他在树下焚钱,独自垂泪,悼念药官儿,为那不知所起的情意抑郁寡欢、哭诉缠绵。且不论,这是男女之情还是朋友之情,贾宝玉对他那一往情深的情愫既欢喜又感动,悲伤之情溢于言表。清明烧纸本应“凡祭亡人,上题亡者姓氏,于应祭之地焚化”,但是宝玉不拘泥于礼仪的形式化,把作为“六艺”冠冕的“礼”更深层次地理解,“只一‘诚心’,二字自便,即值仓皇流离之日,虽连香亦无,随便有土有草,只以洁净,便可为祭”。一炉一香,一茶一果,一颗诚心足矣,内心和外仪相结合才是祭祀意义所在。

清明节的中国传统意象贯穿于金陵十二钗之一贾探春的命运始终,为其人物塑造造就了点睛之笔,更为其结局涂上了层层孤傲又悲凉的色彩。“才自精明目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正如判词所言,她的才情超凡,志气高远,有如初见黛玉时“见之忘俗”的惊艳。“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惦念的却是遥遥无期再相见的亲人。

在灿烂星辰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曹雪芹对于岁时节令的建构别出机杼,这体现在节俗意象与人物命运归宿、故事情节发展的水乳交融,时而粗线勾勒,时而细处渲染,是那样的多姿多彩、情趣盎然。从清明节一处着眼,红楼人物的悲欢离合被消融于诗韵悠长的文字中,其中缅怀祖先、催护新生的节日内涵使人动容,贾氏家族必然走向没落的凄凉更令人叹惋。

黑龙江日报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

扫描二维码  
关注天鹅  
微信公众号:  
hljbswan